

儿) 圪蛋糕饶子(油糕)，还有绵羊肥肉熬哨子。”一位部队转业的农民摆乎：

“我当过兵，扛过枪，部队里边放过羊，回家开过豆腐房。苏州、杭州也去过，荒野沙滩也睡过，三天五天饿过，六六八八(六盘八盘席面)也坐过。我吹胡子，拍脯子，腰里别着酒壶子。”这些通俗的民间串话，充分表达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。

1958年，农村人民公社化，开始大跃进。起初，公社社员的生产热情很高，后来由于管理上吃“大锅饭”，出现了“打混工”现象。人们总结说：“老实人干，尖头看，懒汉盼吃大锅饭。”由于心理不平衡，因此出工不出力，“自留地里打冲锋，集体地里养精神。”“耕地浅犁犁，锄地抹皮皮(不深锄)，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。”这些串话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乡当时的情况。

1960年，家乡出现灾荒，村民吃不饱，“早起是糠棒，中午是拌糠，黑夜喝了一碗菜汤，吃得脸盘月圆还放光(水肿了)。”此时农村干部贪占，农民编成顺口溜，诉说这些不公正现象：“社员吃的七两粮，拿着铁锹靠了墙(无力站直)；干部吃的七两粮，又娶媳妇又盖房；保管(管生产队库房)吃的七两粮，又养猪又养羊。”这些现象导致农民开始偷盗集体财物，又出现了揭露丑恶的顺口溜：“十个社员九个贼，一个不偷库房里抬；十个

社员十一个贼，闺女引将女婿来”。

1964年之后，全国人民学大寨。在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口号的激励下，各地农村都涌现出一批带头致富的好干部和劳动模范。广大社员对他们十分崇敬，编了很多串话赞扬他们。如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社员看的村干部。有了好的当家人，群众才能走正路。”“春天种地当耩头，夏天锄地挥锄头，秋天碾打当场头，时时处处起带头。”表扬那些劳动模范又是农把式，春天“老牛拉犁走田间，手执犁柄又扬鞭”。秋收时，“赤日当空汗浹背，腰弯腿弓手挥镰(割庄稼)。”待到庄户上了场，“抓起耙，抡扫帚，放下筛子转碌碡(碾打庄稼)。”这一时期，农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滑头、懒汉、不务正业的人，编了许多串话批评、指责他们。如：

“摇耩(播种农具)不会，帮耩(播种牵马的人)瞌睡，打碌碡(镇压田垄)打了个垄背。”“吃莜面一吃一斤，拔麦子一扑一根。拿轻扛重没力，零碎营生不做，一吃好的没禄(指吃不够)。”“憨吃人的东西，愣花人的钱，圪托(借故不走)在亲戚家过大年，天阴下雨趿拉(踩倒鞋的后跟)别人的鞋。”“饭少先吃饱，炕小先躺倒，干活儿往后退，见利往前跑。”批评那些懒汉，拈轻怕重，干活只想找最轻松的：“饮马打哨子，铡草解腰子(捆草的绳)，库房里逮耗子。”“扫